留青日札

[illegible]日札卷之二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柏舟

詩汎彼柏舟占注謂汎汎然流水中甚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婺君之善於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或曰仁人不遇又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皆詩妙旨也

采葛

朱子以采葛爲淫奔之詩非也是詩也賢者見弃而思君之作也蓋葛可以御暑苗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旣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其一章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一日之思如三月之久也蕭可爇祭香氣上達肅敬仰承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旣棄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而賦焉其二章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采而蓄久而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今君旣棄予則病愈深矣故興采艾而賦焉其三章曰彼

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一日三歲言過惡化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念之切更極其至也彼托辭也三章非獨止於賦也故曰於采葛見暴君之至而行道之急也詩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

文王夢太公

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

遂與之歸以爲卿士見汲縣太公碑夫文王之夢特非熊非羆云爾而好事者乃傅會若此其曰太公望者史言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號曰太公望而今以爲其名何其謬也太公呂涓字子牙一作姓姜名子牙殷高宗之夢傅說亦曰帝賚良弼猶之可也宋徽宗之夢王老志又何爲哉後世異端方士有發夢之術想即此也嘉靖四十三年冀州妖僧先見夢于張柱而因姦淫殺其一家十有七人詔天下大獲疑宋王妖之流也豈眞夢邪

金縢

甚矣周公之好名也武王疾爲臣子者禱之足矣死生有命安得請以身代之苟願代死亦已近語矣而復世諸金縢何爲者哉甚矣周公之好名謂之聖人未也故淮南子有云遏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旨哉言乎

多方

尚書重疊用字只以多方一篇舉之惟五月起共惟字四十有三多方字凡十一見多字又九見文法與他不同

魚書

今但知魚書之起于陳勝僞也而古已言之沈約宋書符瑞志曰黄帝之世魚流于海得圖書焉

幽贊

易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見寛傳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深明與易不同

五十學易

五十學易朱元晦言孔子年已七十劉器之言五十乃卒字之誤皆非也宣尼世家云孔子晩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易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

讀五十究作十翼蓋仲尼自言加我數年如五十之時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之事矣是加卽史記之假也謂假使也五十卽繁度之五十也謂能如壯年之精力也大過卽易之卦名也謂可無大過之失也宋江鄰幾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夫易治世之經也而亦可以養生故隱士玩之不外乎陰陽消息之理而已異端之言曰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

八蜡

蜡之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大蜡鄭氏云先嗇司嗇農郵表畷

猫虎坊水庸昆虫也先儒以猫虎合爲一而昆虫爲一非也昆虫毋作乃祝辭耳見呂希哲雜記

聖人不應輕賤其身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成湯時大旱七年卜常以人禱遂翦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嗟乎孰謂聖人而輕賤其身之若是乎況旣殘其形而復以身爲犧牲則使其父母亦爲犧牲之父母矣聖人之愛其親視弃天下猶敝屣而顧若是者則其不孝孰大哉吾意上天視乞哀之狀必且愍之之不暇矣又焉肯爲之

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哉此皆史氏之謬紀也嘗
扁削之論衡乃以翦髮麗手爲牲反以爲實而以前
爲虛　又失辨此矣

安定足心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定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㫖哉言乎故惟能安定者有安居能足心者
有足財焉

碧雞頌

漢越巂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
見王襃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襃謹拜南山崖敬移金精

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前漢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公孫龍子曰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辭云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又廣東惠州寰宇記羽則五距碧雞越鳥鸂鶒是碧雞真有其鳥也今碧雞山在雲南府滇池西金馬山在滇池東

君子道長

易泰卦君子道長長上聲唐太宗作平聲其周易詩曰宇光日新照於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嘈囋

祝子昂詩嘈囋琵琶娟遂天二字草書人多不解按陸機文賦務嘈囋而妖冶注埤蒼曰嘈啈聲貌啈與囋及歔同才曷切今本所說作啐洞簫賦務嘈嘈而武治長笛賦秋咋咋啐怒沒切盖浮艷聲也又江淹度西塞山望江上諸山詩潺湲夕瀾急嘈囋晨鵑鳴

醽醁埋照

不惟養生家當藏精反照而酒亦可以發生劉伶詩醽精日沉飲阮籍云沈醉似埋照旨哉言乎有味哉

可久可大

曾兩生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蓋言可久也杜本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時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蓋言可大也必久大備而後德業全也本字伯原稱清碧先生

不識一丁

天水姜平子仕符堅時堅宴群臣賦詩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其故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丁字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丅上作丄蓋堅狃人也丅所謂曰不

識一丁字者耳莊子云丁子有尾是也

三言詩

詩以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二字則祈父肇禋之類三字則綏萬邦屢豐年之類是也然詩有助語音若梁鴻之五噫歌以一字成文也三言詩亦多全篇李西涯云羅仲明嘗謂三言亦可以爲體乃載所作二首各四句且無論古人只國初劉誠意伯溫思美人一長篇雨欲來風蕭蕭已極其妙矣

雜噫歌

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

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唐學宮碑曰聆鳳衰于南楚歌雉噫于東魯琴操奏作走北作敗

銘旌用單字

今書銘旌墓誌用單字不用雙字亦出于古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見酈善長水經注亦有用雙字者若

公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此孔子篆書也
子或作季子

毋倚門子倚門

王孫賈之毋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廬而望又孝子傳趙狗其父出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亂命後命

不從亂命者魏顆不忍後命者奮揚事見左傳

兩絳紗帳幔

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見後

漢書苻堅幸太學常逞母宋氏能傳父業得周官音義就宋立講室書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見裴景仁前秦記

指雲思親

指雲思親乃陸機事今人但知始于狄仁傑也士衡仕洛而親在華亭故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欽望歸風而效誠是也後梁公仕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又江總詩心逐南雲去杜甫詩江東日暮雲又憶弟看雲白日

眠是東雲南雲看雲亦可施之兄弟朋友也

李廣不侯

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深知輙淪長嘆無頗牧翻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嘗謂李廣惜不逢時當高祖萬戶侯何足道哉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道乎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否則以周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眞可任將矣豈獨不知貳師之才邪又殺降八百餘人後自刎三代皆不得其死宜哉

孫僱不怒

孫僱為相性通簡不矯飾每對客奴僮相詬叟仆于前不之責曰苟有怒心即自撓矣此非美事也家國一理使為相時小人詬叟相仆殿庭亦將通簡不之責不知怒乎吾恐雖欲不矯飾不可能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君子僱之所為真客道也史傳烏足紀之

寡人良人

君稱寡人而婦人亦可稱詩邶風莊姜云以勗寡人婦人稱夫曰良人而君子亦可稱莊子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髯晉庾翼疏臣所以輙發良

人不顧怨咎呂氏紀良人請問十二紀是也

變文

文章沿襲變體易字豈獨唐李詩人云乎哉孔子不尊不信不信民不從左傳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孟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史記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晉書周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謂桓彝也李白曰白嶔崎歷落可笑人也葛洪自序曰豈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太白曰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梁子曰獨立不懼子

影獨寢不慙于魂太白曰晝愧于影夜慙于魄

古詩重出

古豔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魏文帝臨高臺爲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古東門行上有滄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曹子桓豔歌何嘗行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陌上桑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又云羅敷前置辭秦女休

行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又云女休前置辭折楊
柳歌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木蘭辭亦有此二句
雞鳴云兄央七十二羅列自成行相逢行全用之餘
多同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楡步出東門行
亦用之懊儂歌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詎儂安在
間一去三千里烏夜啼同但改三作數西門行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同生
曲首二句同後云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求誰改不處作莫近閒作邊納作躡整作正數詩或

全篇相類或數語畧同不能無煩簡美惡之異意者出于一手或後先互襲邪他如曹丕歌魏德有美一人四句又用于善哉行曹植怨詩行即七夕怨歌行之辭

泥詩壁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重泥之當作平聲讀可也可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杜四郎號杜荀鴨比杜荀鶴有詩即題壁親賓或千墁之即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一枚泥高者

訥後史補

賣文

楊椎家產不過十金無甔石之儲其作法言蜀晉齊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卻之目爲羊鹿若長湛家貧賣文爲活韓退之碑墓中人得金視圈鹿闌羊何如也故杜甫云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有深意矣

書澆塵俗

古人以酒澆胸中磊塊余欲以書澆胸中磊塊磊象石也塊土墣也落落不相合之貌蓋黃庭堅書曰每相聚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

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誠哉是言也然及觀魯直所為文則又全無漢書分毫氣味不知其所讀者又何作用也不若仍澆之以酒為妙

落霞孤鶩句法

淮南子云紫芝之與蕭艾俱死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實祖于此然王勃之前若褚淵碑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近時則有彭

年人日石湖云金花與梅蕋爭妍爽縷共青絲鬬巧

豔情集董太初云蛾眉將秋月爭妍蟬鬢與春雲等

潤江一山贈人敬云風標共玉樹孤高心地與黎花

並潔余亦嘗有云白雲與征鴈齊飛黃葉共寒蟬並

墜又云壯心與白日俱長華髮共黃葉齊脫又云香

塵與紅霧絪緼游蓋共青雲飄蕩又取杜子句云桃

花逐楊花細落黃鳥兼白鳥時飛

晋晉

古人六書之法有會意而意實不會者其顯不可枚

舉偶以晋晉二字言之如晉从臸从日臸到也兩至

也日出　萬物進也普从並从日並併也兩立也日
往光徧照也兩至與兩立何異而說文於普曰日無
色溼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甚失制字之旨矣蓋普
大也溥與普通詩普天之下作溥天之下是也然則
普天之義又豈日無光而遠近皆同之謂耶晉又抑
也周禮諸侯晉謂抑之止奔也

群書紀事不同

古人紀事往往有不同者如同一豫讓也而說死則
先曰梁下曰繕宮曰朝士待我曰壯士曰車庫中自
殺本傳則先曰塗廁曰橋下曰國士遇我曰義人曰

伏劒而死或曰請褁子衣三擊之而後自殺　左傳

謂書作申包胥泣于庭七日戰國策作棼冒勃蘇盡

吟宵泣七日　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見楚元

王幷食併衣而死又蔡邕琴操曰思革子成文子三

人往見楚成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二子以革爲賢

推革讓之而死

水仙詩考

陶九成輟耕録載水仙詩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

時來喫茶黄土築墻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乃揭

曼碩所遇云聞之先生之從孫立禮所說又丘大祐

吳興絶唱亦紀此詩數字不同以爲張天甬所作題云湖州竹枝詞臨湖門外是儂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墻茅蓋屋門前一樹紫荆花未知孰是

舟輕載石

漢陸績載鬱林石梁江會稽董載西陵石皆因船輕此古人仕路清風也唐白居易在杭州取天竺一片石在吳門取洞庭雙石以支琴貯酒庶幾近之

十音句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白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春城三百

九十橋夾岍朱樓隔郲條又頌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爲諶謂之長安語音非也十當音句古人以十日爲句致如此讀也無知妄穉可恨可笑

隕穫

禮記儒行不隕穫于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从禾似矣而隕之爲籜不亦謬乎隕从阜員聲從高而下也故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霣如雨可謂知隕字之義者今何不曰如阜之隕而頹落耶蓋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說文阜大

陸山無石也而列子亦作碩

三寶

諸侯三寶土地也人民也政事也六韜三寶大農也大工也大商也老子三寶慈也儉也不敢爲天下先也釋氏三寶心也佛也法也仙家内三寶精也氣也神也外三寶口也耳也目也王彬三寶文篆隸也

有无相對之稱

有不宜有也説文引春秋日月有食之从又从月又手也無古作无虚生于无虚无道也王育説天屈西北爲无有天而後有日月故曰有生于无也

終

畱青日札卷之三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富貴貧賤窮通壽夭

陸梭山曰貴莫貴于爲聖賢富莫富于蓄道德貧莫貧于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耻方蛟峯曰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皆名言也故今合而書之洪範九五福二曰富富从宀畐聲富潤屋也說文備也韻豐于財也厚也又禮記注臣能世祿曰富又多文爲富或省作冨敖英

曰務農爲富故从田从一口者有田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貨殖傳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樊暉曰游于天所貧力于天所富諺云大富由天小富由勤貴本作𧶠物不賤也从貝臾聲臾音匱又歸也物所歸仰也尊也高也賤之反也古作𡭊六極四曰貧說文貧財分少也从貝分貝分則貧也富之反也原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列子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矣孫卿子曰貸財粟米之于家少有者謂之貧顔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爲病也古作穷賤賈少也从貝戔聲賤之言

賤又輕也卑也貴之反也古作貧窮極也从穴躬聲入于穴是極也又無親曰窮竟也究也塞也荀卿曰貧之至無者謂之窮逵行不相遇也从辵𡴀聲又通也迭也生也決也書从水入水曰逵或作达五福一曰壽壽久也本作𦒱从老省𠷎聲考也又年𫯛皆曰壽上壽百歳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夭少長曰夭禮斷殺少長曰妖夭又胎初出者曰夭从大丿象形也蜀先主曰人年五十不稱夭也合而觀之此八字之義正反對者

富不如貧

五季士大夫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也佛經曰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高季迪曰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余嘗曰好死不如惡生貧居强似富行

有恙無恙

呂氏春秋紀孔子問弟子自遠方來者曰子之父不有患乎云云而不及其應辭想是時必當對曰無患以此推有恙無恙之義自可見矣或恙字即患之訛或通用也而說者何必以恙爲蟲邪則患亦當爲蟲邪患說文憂也从心上串串亦聲也徐曰患之言貫

也貫于心也又病也慮也惡也苦也禍也恙說文亦曰憂也从心羊聲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又神異經北方有獸曰㺊㺊恙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通志無患子曰桊婁曰桓其子可圓如漆令人貫爲數珠纂文曰無患木名也實可以去垢核黑如漆古今注云程雅問櫨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齊下敬家無患枕賛爰茲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

天藻

天藻者神僊之書也見神仙傳宋名天書不若天藻爲尤奇

功勲

今之有功于國家者槩曰功勲曰功勞蓋以勞定國曰功輔成王業曰勲殊不知亦自有辨也周官司勲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勲謂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謂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謂法施于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謂以勞定國若夏禹也治功曰力謂制法成治若臯陶也戰功曰多

謂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也則勳功庸勞力多六者各自有辨不可槩稱也

和同

書稱恭和衷史下殷不失和氣故孔子曰和而不流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百僚之和君子未嘗不可也而任延長孫乃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是質雖善不知和同之義也和豈不能忠又雷同豈所以為和邪

萬字文

梁武帝令周興嗣撰千字文隋秦孝王俊令潘徽撰萬

字文千字文乃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故名次
韻千字文漢章帝時未有也世乃以爲章帝書遂稱
章草謬矣見黄庭堅跋章草千字文言章草者可以
通章奏耳蕭子雲千字文一卷又演千字文五卷一
曰令殷鐵石取鍾王帖中字惟重一潔字紈扇圓潔
或可作絜女慕貞潔可作貞烈也百家姓宋人撰又
吳可幾撰千姓篇一卷

千萬

今歷語以千爲撇以萬爲方盖俗萬作万故千舉其
首而万加以點也宋時已有之以千爲撇以萬爲力

則亦萬爲万見劉貢父詩話二王帖中亦作万古本左傳万城以爲城楊用修以爲即萬字而後訛作方城不知何所據也今方城在南陽裕州又湖廣襄陽竹山縣有方城山城十餘里春秋庸地楚使廬戢黎侵庸方城即此

夫子

夫子云丈夫子也漢嚴邑忌字夫子非也當由鄒陽傳誤本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而以夫子爲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爲枚之字耶乘字叔也忌無考

學生

父稱子曰學生陳省華對客子堯叟堯佐堯咨列侍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客子溥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不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盛德古風可想見也

中庶子蒙

漢鄒陽傳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牛豎

周禮天官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倚牛醫見漢

費叔度傳今馬醫尚名曰獸醫

淫酒婦人

史補世家紂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微子世家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又宋君偃淫于酒婦人齊康公淫于酒婦人扁鵲傳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齊太倉公淳于意傳中尉潘滿如病得之酒且內二者相連

廝養廝隨卒

古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前漢書張耳傳廝養卒注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又云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左傳莊王伐鄭廝役隨養死

者數百人注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則厮養卒當爲厮扈卒爲是

漢高祖聰畧預知

立沛侯濞爲吳王上召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一家汝愼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云云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夫高祖既知濞有反相何不封諸小國陋地而反置之吳既知呂氏必危劉何不早除之以靖國既

知勃能安劉設言之而呂后預誅之則安劉者又將託諸何人此皆不可曉事或史臣之傳會也淳乃郃陽侯仲之子也又唐太宗得秘讖唐中葉有女武代王李淳風旣知在宮中又云四十年而王太宗亦不能誅之殆皆天數非人所能爲也

漢惠婚冠

禮男子二十加冠曰冠白虎通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漢惠帝爲太子時年七歲即皇帝時年十七歲立皇后張氏時年二十一歲乃四年冬十月壬寅也後三月甲子始冠何先婚而後冠而冠又必待

二十一歲邪豈制于呂太后故邪或史臣之失也

胷中甲兵

北史崔浩尫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宋人大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實本于此

輕車將軍

漢有輕車將軍輕牽正切疾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注輕歸輕遣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亦音罄又如票姚校尉票頻妙反姚羊召切師古曰勁疾貌荀悅作票鷂杜子美詩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張光弼詩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皆

作平聲左傳戎輕而不整

射聲校尉

漢有射聲校尉而無射迹校尉何也射聲言聞聲而能射之也又漢王尊傳迹射士千人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校楲也以木爲欄格軍部及養馬用之尉從上按下也我朝隸錦衣充扈從

梟騎

應劭曰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謝艾曰梟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也又梟將亦此意武紀李廣爲驍騎將軍今作驍騎驍將按梟本不孝鳥長

害其毋故日至捕磔梟之

死士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杜
曰敢死之士也爲是越絶書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
艘張巡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飛天夜义

刺客乃飛天夜义之術太史公義而奇之特爲立刺
客之傳而不明言其神左傳楚子圍宋巫華元夜入
楚師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又何其神也唐女子紅綫
事亦此術也

習水

月令舫人習水者列子習于水而勇于泗史記吳兒善泅泗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人又西京賦水人弄蛇注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

君子營

石世龍聚至十餘萬集其衣冠人物爲君子營

市虣

世稱市井之刀惡者爲市虎當作虣與暴同周禮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僇之

白徒

春秋步兵曰徒兵徒步也漢鄒陽傳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又白捕白役皆此意也

解煩兵

三國吳志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見韓當傳又陳武之子脩封都亭侯爲解煩督張温傳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

趫才

凡輕慓挑撻少年曰趫趫才趫緣木走也唐宿衛On虎

趫才者以處飛騎漢公孫弘起客閤亦有翹材館以延文學之士

惡少

淮陰惡少年漢昭發惡少年戍遼東即所謂無賴子弟也荀子曰無廉耻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唐李勣少年時自稱無賴賊又唐初草賊號曰無端兒

撐犁法

中國曰天匈奴謂天曰撐犁故曰撐犁孤塗西南大伯夷曰法法上聲故酋長名下皆加法字

八夷

四夷館舉東西南北而言之也其名有八曰西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成祖所立古稱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東方之夷有九種故曰九夷即今倭奴是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是曰四海今總四方名曰八夷甚新

達魯花赤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以掌印信所謂達魯花即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十也猶古之言總轄也

金牌馳驛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宋初因之後廢今上四十年間

有一閣下公子出使江浙許馳驛遂製朱紅金字牌二面列于車前曰欽賜馳驛四大字勢甚赫炫人皆驚視此不知何典也

猫兒頭

今冬筍之巳透風有毛者曰猫兒頭又言人之幹事不乾浄者曰猫兒頭亦曰猫兒頭生活此起于元元時新官出京而貧者有人應付盤纏即同去到任就與管事謂之猫兒頭蓋言如筍之只好在土中一出頭來人不貴重也又如猫然其頭雖似虎而人不畏也今人呼罵潑官家人亦曰猫頭

放手鬆

今言官府貪汙失操守者曰放手鬆後漢書殘吏放手蓋以貪縱爲非者曰放手也又錢財入手曰敵手蓋言如蛇狗之咬手而不可放脫也其過付官吏賍者曰統手蓋言內外一體如猿猴之統臂也

男織女耕

元倉子曰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相貿爲業此聖王之制也今之世男子織矣而反不得衣婦人耕矣而反不得食聖王之制固在也豈樹[illegible]愛養之道有未盡耶噫

社夥

今人看街坊雜戲塲曰社夥蓋南宋遺風也宋之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齊雲社唱賺曰遏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撮弄曰雲機社之類詳見武林舊事夥說文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火然一伙音哄即過也宋之鼓板曰衙前一火和顧二火是也又逐賊一夜傷全火見宋乾德詔中

猾賊

今罵人之姦狡者曰滑賊言其光滑姦詐也當作猾賊史記項羽爲人僄悍猾賊是也前漢書作禍賊左

傳無助猾賊方言小兒多詐謂之狡猾又滑猾通音亂也說文滑利也蓋滑言如水之滑溜猾言如犬之黠惡也

五德

谷永曰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用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于此地而耕耘也皆左道惑衆

賭博

杭州初時游手光棍賭博者小則飲食大則錢鈔即今風俗薄惡日甚一日雖富貴子弟皆習此風小者

金銀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子妻妾子女皆以出
注輸去與人亦恝然不惜曾不知耻誠可殺也吾鄉
一富家翁　輸其妻子妻子乃故家女因而縊死
訟之此人破家亡身又城中一富家子　者輸其
婢妾訐訟按察司憲司之批有云頃刻而喪千金一
擲而輸少艾連及者數十人皆學校士子多有問革
者而不甚竄治可笑可惡之甚而蘇常一路尤甚士
大夫歸家者則開賭坊蓋避禁也因記宋人嘗謂世
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
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

多則爲刦盜縱火行姦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詔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愚謂此令今所當申明以塞亂門以厚民俗者也又唐蔡本賭博負來擽博錢不能償以妻還之擽納爲妻將已有姙遂生男來俊臣爲御史中丞後棄市則此風久矣

不肖子第三變

北瑣夣言載不肖子弟三變一變蝗虫二變蠹虫三變大虫但以蠹虫爲鬻書而食則無書之家甚多今之言不肖子弟者亦有三變曰螻蛄謂食泥也則賣

田地矣曰白蟻謂食木也則盡其房屋矣曰大蟲謂食人也則貴其妻妾子女矣古今代不乏人可嘆可嘆

人生夜叉

今人有産夜叉者正德間杭州吳景隆妻產一夜叉青面無髮頭有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用布囊百計擒之捶死嘉靖十六年上虞　家一婦忽生子乃一夜叉也離腹時將穩婆手指嚙損而奔走不知去于何所每夜中俟母睡熟即由四壁爬進仍竊飲其母乳母驚覺即去每以爲常亦無可奈何後遇持肉食者即飛出奪而食之凡數月見入陰溝中呼衆以刀

杖擊殺之乃絕如是而謂生之性善吾不盡信也

男娼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左傳公子鮑美而艷孔子曰宋朝之美又龍陽君籍彌子瑕之事載之書傳甚可醜也古辭白石郎曲云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無其二則男子之美者自昔有好之者矣箋蒙記曰醜男殿茂醜女離春若此者誰復好之也哉漢有籍孺閎孺鄧通韓嫣董賢之徒塗脂傳粉以媚要寵史臣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故東都盛時少年賴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禁告

捕決杖一百賞錢五十貫今吳俗此風尤盛甚至有開鋪者何風俗澆薄至于此乎又何怪于淫婦之多也今京師盛行名之曰小唱即小娼也

枕席七蟲

莊子蚊蝱噆膚通宵不寐抱朴子蚤蝨攻君臥不獲安是可謂枕席四蟲又市井居民多生臭蟲名曰壁駝可謂五蟲加之以妖童豔女共成七蟲也

梟儒狙學

後漢書曰董仲舒者爲儒梟文子云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即今講談道學之士也

道學見笑于宋

陳同甫嘗言于　宗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曰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輙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别此聖門之大罪人也黄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

留青日札卷之四

錢塘田　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絶

絶色絲也言奇絶而難繼也說文斷絲也又冠也超也度也息也相去遼遠也峭極也古作𢇍反𢇍爲繼也从糸从刀从卩

一絶唐宋令文文辭工書有力三子之問文章之悌驍勇之愻草隸各得父一絶

二絶宋蘇世軏蘇軫之　又梁顧野王畫古賢王褒

書贊

三絶唐德宗神智驄如意騮瑞鞭也　又李白歌詩

裴旻舞劔張旭草書　又梁元帝圖宣尼像賛書

又李潼孫樵司空圖　又宋謝瞻詩謝靈運書謝現

詠　又李揆門地人物文學　又張思明謝仲和曹

鼎新　又徐彦伯文韋嵩判李旦翰　又武昌怡亭

李陽氷篆李莒書裴虯銘　又長沙筍魚巨艦　又

南京鍾山中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賛顔眞卿書

又韓擇木八分書三絶碑在西京　又吳夫人指間

織錦號機絶刺綉號鍼絶編髪爲幔號絲絶　又山

東東昌府學宮碑金太定間王去非撰記党懷英篆益王庭筠書丹　又鄭虔善山水嘗自寫詩幷畫以獻帝署其尾曰三絶　又儀真縣東園宋皇佑間施昌言許元為發運使建歐陽修記蔡君謨書與園為三絶　又顧愷之長康才絶書絶癡絶　又袁州府學碑盱江李覯記京兆章友直篆額河南栁淇書四絶唐李陽冰篆福州般若臺記處州新驛記縉雲城隍記麗水忘歸臺銘　又元德秀碑乃李華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篆　又李後主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毛元鋭筆　又直隸永平府泉一名石龜

峪泉一五里塔泉一白望泉一杜家泉謂之四絶泉

又文與可詩楚詞草書畫

五絶唐秘書省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本名曰四絶宋韓公武彈中鶴一目謂之五絶余謂此惡客敗一絶也安得反增一絶邪　又唐張知蹇兄弟五人武后稱其五絶　又宋文帝曰天下有五絶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棊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棊徐道度療疾　又虞世南太宗稱五絶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

六絶李邕文章書翰正直辭辯義烈英邁

七絶楙壽多陰無鳥巢無蟲囊霜葉嘉實葉肥
八絶吳範相風劉惇占氣趙達筭皇象書嚴子卿碁
宋壽占夢曹不興畫鄭嫗相　又滁州唐李幼卿景
物八絶

右

禮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晃曰人道尚右以右爲尊
又或以爲手足便右以左爲僻也故凡曰左道曰左
遷曰左計曰左官唐書退小人于閑左皆此意至于
古之乘車則又尊左矣曲禮祥車曠左魏公子從車
騎虛左以迎侯生我　朝官制初尚右後改尊左吳

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禮記聽卿任左注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今此禮猶古也

惹

詩中用惹字有有情之惹有無情之惹惹絓也亂也引著也隋煬帝被惹香黛殘賈至衣冠身惹御爐香古辭至今衣袖惹天香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眉黛惹春愁皆有情之惹也王維楊花惹暮春李賀古竹老梢惹碧雲皆無情之惹也然香也雲也又皆有形之惹而春獨爲無形之惹此又大奇佛家所以重不惹者爲此蓋言無染著也

撝

易撝謙撝裂也从手爲聲麾通作麾詩麾之以肱尚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易注謂指撝皆謙也今朱子本義云更當發揮其謙非也又齊人謂快爲麾禮記祭祀不麾蚤注謂麾快也不以先時爲快也在漢書則麾下作戲下音同

埶

史漢埶即勢字楚元王傳埶爲宛朐侯師古曰埶古蓺字二字音義不同

那

後漢韓康傳女子愁曰公是韓伯休那注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今吳人語餘尚言那那作平去二音

邪

衺不正也漢相如傳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湯谷爲界師古曰邪讀爲左謂東北接也或以爲讀爲左者非是葢言肅愼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曰左蒼梧右西極矣故文頴曰蒼梧在長安東南故言左西極在西故言右也邪亦當如字而韻會丁乃曰又外國名亦引此傳爲證又非也葢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欸

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欸烏開切乃歎聲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曰歎也韓文亦曰貉謡衆很欸說文曰訾也从欠矣聲一曰然也方言南楚凡言曰欸其怒而欸者曰唉史記項羽紀以玉斗獻亞父拔劍撞而破之曰唉通作欸楊子羽牙欸注言切齒而怒也唉怒聲

畧

匠慶請木季孫曰畧注不以道取爲畧疏今律畧人畧賣是也又漢書注奪取也

樓

吳世家棲于會稽越世家保棲于會稽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鄒誕曰保山曰棲左傳作保國語作棲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是也今之塘棲亦取此

葸

愼謹也心眞爲愼不囟奔也葸悔也質慤也又畏懼也故曰愼而無禮則葸今注但曰畏懼則似其義未全亦作緦史記緦緦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軌已也亦作⿰彳思魯靈光殿賦心⿰彳思⿰彳思以發皆懼貌也夫从魚从犬謂之𠆢有畏懼貌可也若从艸又何畏懼之有

拜

拜本作𢷎首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蓋兩手下地曰拜又曰拜平衡也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漢書鄭生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及下也周禮九𢷎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殆下衡服之甚也太甲拜手稽首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二曰頓首下手置首于地即起也乃今之叩頭類于凶拜古之君臣相答拜或書啓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也三曰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蓋惟頭至手即拜手也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爲兩手相擊非也

五曰吉拜雍容而下手卽今之常拜或以爲拜而後稽顙非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音報答拜也或以褒拜爲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直身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膝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倚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屈而俱下如今之道士拜及鄉村老婦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顙如今之僧拜本夷狄拜也周禮婦拜掃地古樂府伸腰拜手跪是也後周天元令命婦人爲男子拜是古詩

婦人皆肅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曲其名曰
起曰福弁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叫也後漢書高句驪
國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古者郊祀天地止于再拜
是神祇雖至尊至重其禮不可加也見天子亦曰稽
首再拜董偃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漢武帝亦曰昧
死再拜謂今君臣之四拜大朝則五拜三叩頭于弟
之于父兄亦四拜甚至于朋友長幼亦四拜皆禮也
至于致書父母則稱百拜我朝　洪武三年五月諭
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首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
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

則端肅奉復敵己者稱奉書奉啟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乃今有亂禮敗法者如壻之于外舅姑婦之于舅姑皆行八拜名曰拖泥八拜甚可鄙耻也余在軍門時又見一姦詔者每一拜必四叩頭凡四拜共一十六叩頭此又小人中之小人想是夷狄禽獸之禮也罪不容誅矣宋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浚萬拜覆時人因號之曰朱萬拜浚字深源乃朱文公之曾孫也

走

今人叱人之去曰走史鄺生傳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

籠街

今之喝道即籠街也唐時言中丞呵止不半坊今兩坊詔傳呼不得過三百步若今時則三千步不止矣孟子有云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行則辟矣其政何如

戍伐

戍說文从人从戈人荷戈以戍也則伐字亦从人从戈當云人坐臥故爲戍守人立行則爲征伐也此足

以補字書之缺

選輭

執玉高卑吉凶辨焉俯仰之度不可不愼也今人過承上官手恭及地何其謟容也漢書公卿選輭容頭過身嗟乎獘也久矣今之戲劇穿皂檔者以手叉之能容頭卽身子可過矣眞善喻也

合要

合要辭卽今合同契也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左傳

束修

禮修脯也卞脡爲束修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似非謂脯贄也葢言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故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是也若肉脯則亦甚褻矣答梁束修之肉不行勞中

減省

今人凡欲將就曰減省元帝紀減謂損其數省謂全去之也

模範

模範猶云規矩準繩也以木曰模以竹曰範故从木

从竹範本作范

尋常

四尺曰仞倍仞曰尋故曰八尺曰尋今論語注以七尺爲仞非也一丈六尺曰常蓋倍尋也

若干

若干見禮記今人稱幾許爲若干一作如干干者數始于一終于十合一十而成干言其數之未定也

扈從

上林賦扈從横行出于四校之中師古曰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非是蓋扈尾也後從曰

扈故侍從天子曰扈從今逐獸橫行故言出于四校之中君言跋扈則強梁也詩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漢書音義云自大也如此又豈臣子侍從之禮邪

其平

其平者後漢楊由哀侯書名凡十餘篇皆占術見本傳今通志通考等書皆失載

司武

司武即司馬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牿于朝

雅舂

漢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晉灼曰高

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即今步臼耳非碓舂也宋祁曰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余以爲舂者之歌出于自然惡可强之使雅歌以爲辱邪此又不通之論蓋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筩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是言舂杵之桶有似于雅之漆筩故名雅舂也即今之亦曰漢注皆未明

三才宗

天宗曰天宗　天神也曰陽宗日也曰陰宗月也曰星

宗北辰也　地宗曰岱宗泰山也曰瀆宗河也　人宗曰大宗曰小宗族也曰祝宗先聖之後也曰秩宗典禮也曰文宗如陳子昂崔孝伯是也曰女宗鮑蘇之妻不妬是也曰談宗長于辭説如樂廣是也曰辭宗如張九齡是也

溫暾湯

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暾湯蓋言不冷不熱也溫暾二字唐詩常用

孔子無蓋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禮記仲尼之畜狗死曰貧

無葢於其封也亦與之庸殆未爲大夫之前也

至人無夢

至人無夢古之億言也至人莫如聖人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高宗夢傅說文王夢九齡仲尼夢周公負兩楹烏得無夢又言愚人聾人無夢亦不然葢非無夢也其夢無憑也周禮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逐惡夢至四郊又曰夢不欲數占占則著著則怪自因想之說明而夢不必占矣

然燃[illegible]

然字本作肰肰然下从火不必更从旁火矣然上从犬不必更从旁犬矣此皆後世文盛故不得不以此別之非古人制字之意也

謫吏

書既富方穀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乃得爲吏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漢景二年廉士寡欲易足訾筭四得官是十筭十萬也四筭四萬也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之吏發有訾者爲吏也漢武發謫吏穿昆明池是也又稱

姦詐强取者爲撟虔吏漢詔撟虔吏因乘埶目侵蒸庶是也

都吏

漢二千石遣都吏循行律説都吏今督郵也閑惠曉事即爲文無害都吏漢末時又有督郵御史是必天子所使者也蘇武傳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

傍賣公卿

賣爵白鼂錯言之一日主足用二日民賦少三日勸農功漢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

官郎至六百石靈帝榜賣公卿及州郡黃綬段熲張温崔烈雖有功勳名譽亦以貲得之又漢不足秦戰士令民得買爵乃置武功爵我朝亦不免此弊

許子弟隨任

唐太宗貞觀元年許子弟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官所我朝未嘗限年皆得隨任但不許應試耳

任回載書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廩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齎當須篋笥人艱兼乘謂是貨財古人慧以

之嫌得爲深誡儆曰吾不之思也夫蕭氏之慎節如此卒保世業今之仕者不惟多買書爲公名而載歸鬻之以爲私利且路途廢國家官錢民力轉運其費何如甚至有貪汙者畏人譏議暗藏金銀于書篋中以防道路盜寇者視廪言能不媿死乎北齊郎基爲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之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家大夫由禮部而兩督學政所以兼車聯舫者惟書籍而已曾何足以累清節耶

五爵别名

周書王子晉曰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蔡邕曰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明白于德也子者滋也男者任也據此則多出相字一義如起于後世丞相之說也但當云公者共也與天子共理天下也爲是

人情懷土不同

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不可乎少留謝元暉直中書省詩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唐劉元濟經廬嶽廻望江州想洛陽詩故園有歸夢他山非

行樂他鄉徒可遊湟澗終旋泊至于蘇子瞻西湖望湖樓詩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江山在儋耳詩海南萬里眞吾鄉人情懷土不同何至于如此淮南子曰取竈前土將去令人不思鄉

子卯當樂

禮言子卯不樂蓋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爲吉所以戒懼也然止甲乙二日余則以爲二日既聖人奮起蘇除大惡則萬古之下百姓且當歌舞相慶以爲在上之戒安得復忌之也

獻美人敗君

史記紂沉湎于酒婦人是用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乃囚文王于羑里閎夭之徒求得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紂紂大悅赦之傳言文王乃歸爲王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及後幽王時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使至于爲后夫周之興也以女蠱其君周之亡也亦爲人以女所蠱天之報施何其昭昭而不爽哉逸周書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廟以紂與二妻之首先馘又曰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

斬二女首懸諸小白又曰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史記武王克商紂不走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史記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傳記云太公蒙面而斬妲己嗚呼武王將誅紂而哀之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何其謬哉

讀書日札卷之四